

半世孽缘

华
艺
出
版
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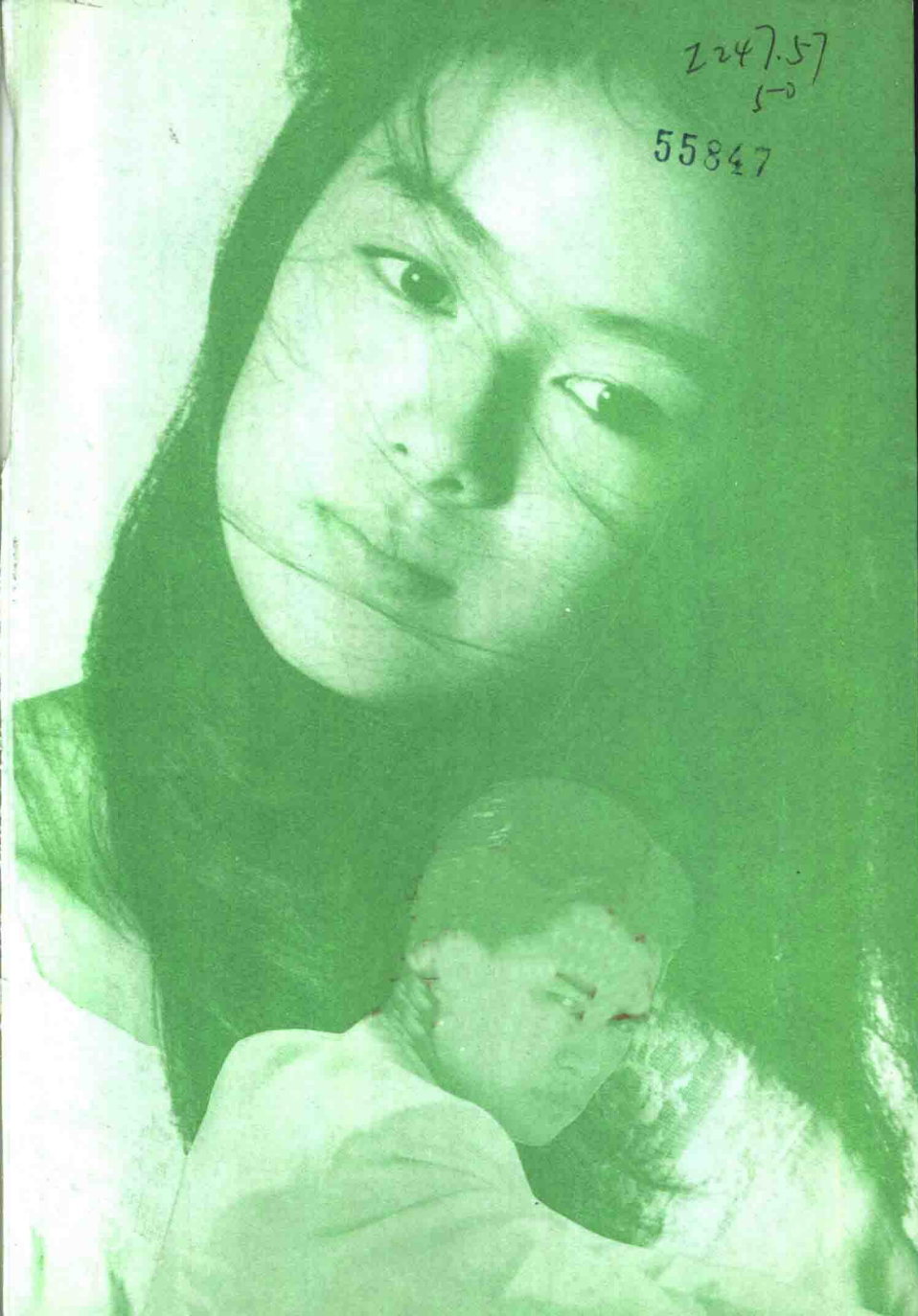
谢林鹤 著

BAN SHI NIE YUAN XIE LIN HE ZHU



2247.57
50

55847



(京)新登字 124 号

半 世 孽 缘

作者：谢林鹤

出版：华艺出版社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15.75

字数：337 千字

版次：1993 年 11 月第一版

印次：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书号：ISBN7—80039—836—6/I·363

定价：9.50 元



他生于南方的一座古城，喝着湘江水成长。母亲李同秀以慈爱、纯良熏教，时常讲些恩深义重的故事给他听。也许正是这种潜移默化，他幼小的心灵便有了一些形象的影子，17岁就在报上发表文章。1963年在《湖南文学》发表小说《柳》，引起注意，从此步入文坛。当年的那点名气，使他未能逃脱那场“史无前例”的劫难。灾难过去，重新握笔，耕耘至今，大概还要不断继续。

责任编辑：王月英
装帧设计：蔡昕

目 录

第一章	乱巢	2
第二章	愤离	46
第三章	奇情	104
第四章	逃命	151
第五章	彼岸	200
第六章	寻觅	251
第七章	基地	306
第八章	临界	355
第九章	痛婚	403
第十章	冤家	460
后 记		495

漫天奇光异彩，
有如圣灵逞威；
只有一千个太阳，
才能与其争辉。

.....

我是死神
是世界的毁灭者。

古印度圣诗勃哈加瓦基达中的诗句，仿佛先知先觉的偈语，道中了 3000 多年后人类社会的现实。难道这些伟大的先贤，真如法力无穷的千眼观音，看透了人世的过去与未来，一切善恶事，尽在掌握中？

这不是迷信。也无须迷信。然而那 1000 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的事物，令人神奇、亢奋。这是光的海，火的海，热的海，力的海，吞噬世界的死神之海。这海不在广袤的宇宙，而托在人的手中。一点不错，在人的手中。这人，没有一万八千丈的身躯，没有呼风唤雨的特异功能；有的却是晶莹的泪，纤细的情，念念不断的思……

世界上有没有从来没有哭泣过的人？

第一章 乱 巢

—

双水镇很小，不到 200 户人家，但很繁华，是这方圆 30 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小镇南北都有河流港岔，平时风和日丽，波光潋滟。到了逢墟赶集的日子，南北河道便泊满了乌篷小船，黑压压的，连一条水缝也看不见了。

镇南有一块大地坪，是墟集贸易的中心场所。过了地坪，便是店门相对的两排店铺，中间一条麻石铺成的街道，一直通到镇北的桥头。

南街口的第一家是乔纸马铺，两层木架小楼，前面向街，后面临河，右墙无遮无栏，站在楼窗前，可以全览地坪的一切，是年节观灯，看社戏，看热闹的上好所在。这优越的一面，乔阿大纸马匠一家人，甚至他的亲朋好友，前街后邻都

看到了；可那麻烦，讨厌的一面，恐怕只有乔阿大的女儿乔小姣晓得了。

乔小姣 17 岁，长得一张好看的鹅蛋脸，镇上的女人评说她的小脸是：“不抹水粉自然白，不搽胭脂桃花色。”她还有双好脚，不大不小，不薄不厚，象一条宽窄适度的嫩黄瓜。这一脸一脚出了名，惹得镇上的小伙子没事也找碴儿往乔纸马铺钻。但纸马铺卖的都是纸人纸马纸衣纸阁，全是烧给死人的东西，不在清明祭祖，7 月半鬼节或死了人，谁买这些东西回去，那是要遭骂的。所以后生们不敢胡乱花钱瞎买，只好找些话儿跟乔阿大扯闲白。

“乔叔，你的手艺真到家了，扎的纸马跟活的一样。”

这样的恭维听得多了，乔阿大不为所动，只在鼻孔里嗯一声。

“乔叔，你这门手艺好哩，我来跟你学徒，好不？”

“学这个，没出息！”

“你乔叔不是很有出息么！”

乔阿大瞪眼看看小伙子，似乎在说：什么我有出息，都是冲我女儿来的，给我刷浆糊哩！

乔小姣很会踢毽子，蹬、跳、剪、踢，无不精通。她那一双匀称雅致的脚，穿着肉色薄纱袜子，浅口绊子绣花鞋，左勾右拐，上踢下剪，把个三片白公鸡毛扎的小毽子，踢得上下翻腾，象有根橡皮筋牵着似的，随着她的脚儿转。她那苗条柔韧的身子，也在这上下弹动的白色流光中跳跃、摇晃，活泼矫健，优美动人。她在家门口踢，围看的人堵得连街口都无法通行。了。乔阿大不得不赶她去大坪踢。但大坪浮土厚，稍为跳一跳就尘土飞扬，她怕弄脏她的鞋脚，不愿意。再说，女

儿大了，也晓得自惜自爱，不愿再在路边上踢毽子，惹那些年轻男子的火辣辣的眼光了。

她不踢毽子，年纪大些的人，自然不觉得什么。可那些后生们看不见她的倩影，却有些不好受，便时常跑到她的窗户底下，吹口哨，扔花生、蚕豆。那虽是楼上的窗子，也不过七八尺高，两个人相互垫肩，都可以爬到窗外边看到她。她不想惹事生非，便在窗子上安了一张竹帘，白天、黑夜都遮放着。

现在正是7月末，天气尚热，头帮稻子已经收割，四野飘散着稻禾的清香。月亮照在河面上，银光片片，浮浮荡荡。青蛙在水边的楼脚下鸣叫，萤火虫在对岸的青苗上闪耀。镇上店铺早已关门闭户，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屋宇和静悄悄的石板街道，仿佛都已沉入梦幻世界。

在那月亮照不到的楼柱旁边，出现了一个人。这是乔纸马铺的后房，楼柱安在从水里砌上来的石礅上。那人光着膀子，只穿了一条短裤，那发达的胸肌，健壮的大腿，在暗处也能看清。他仰起头往上看，后楼的窗户开着。他大约晓得，那便是乔小姣的房间。他那突出的喉节动了一下，轻轻在手心吐了口唾沫，便抱住那楼柱往上爬。他那宽厚的脚板似乎很有力气，几蹬几蹭，很快上到地楼的栏杆，那里堆了不少杂物。他无心地瞄了一眼，听听屋里的动静，又脚踩栏杆，继续往上爬。很快他的手就抓住了伸在房檐下面的椽子。他身子紧贴壁板，一只脚试探着踏向窗台。他扳住窗框，身子滑了下去。但是，他却进不去，只能一腿在外，一腿在内地骑坐窗架上。乔小姣虽然开窗而眠，似乎也提防了不速之客，她在窗内悬了一张绳网，他的脚穿过去都勒得有些疼。他后悔

没有带把小刀。他用手摸索着，想找到挂绳网的钉钩或挂扣。他觉得自己的进气、出气声越来越大，仿佛是一个风箱在那里拉响了。他咬咬牙，决心非弄开绳网不可。那边水红的帐幔里，躺着一个姣美的人儿。他越接近这一步，越不顾一切。那绳网结挂得很牢，他有些沉不住气，手忙脚乱起来。这时，他听到一声惊破夜空的呼喊。

“捉贼呀！”

他陡然一惊，来不及分辨这喊声起于何处，是男声还是女声，只慌忙抽出那只穿在绳网里的脚，扑通一声，跳入河里，潜水游逃了。

他几乎游到镇北的石桥边才敢上岸。刚一坐到码头的石级上，桥上就急急地走下一人。他以为是来追捉他的，吓得那心儿仿佛要冲出口腔，正想再滑入水里，那人已跳到身前，一只脚都踏在他光光的腿上了。

“这么晚了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好……热。”他支支吾吾。

“不是热，只怕是你心里烧吧！”

他脸热辣起来，好在月光下，看不清楚。他似乎觉出来，刚才喊捉贼的，不是乔小姣，也不是乔家的其他人，而是这个鑫记杂货铺的少老板金崑。他实在不明白，这位在上海读书的中学生，这么晚了还在河岸上游荡什么！

“你这么晚怎么也不睡？”

“我也和你一样，热呀。”金崑揶揄地笑起来。

河边蚊子叮人，他们就走到桥上。金崑盯看他的脸，逼问道：“秀峰，你老实讲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戈秀峰仍是支吾，不知该怎么说。

“你莫装熊，我全看见了。”他又跨前一步，嘴巴都问到戈秀峰鼻子尖上来了。“乔家女子是不是约好了你？”

“没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就去？”

“女人明里不好意思说，暗地里爬到她身上去了，她也就默认了。”

“你估计乔家女子也象那些女人一样，你去了，会同意？”

“说不准。碰运气吧！”

“真是冒失。”金崑放心似的叹了一口气。“要是让他爹抓着，打一顿才不好受哩。”

“打就打一顿呗，怕什么！”

“你倒真是色胆包天，万死不辞了。”

戈秀峰傻傻地嘿嘿笑着，还以为金崑在赞赏他哩。这个21岁的汉子，长得魁梧壮实，浑身鼓鼓的劲头，不知往哪儿使。父亲在鑫记杂货铺斜对面开了一家米行，他也是米行少老板，但父亲从不把生意托付给他，嫌他不务正业，只知道浪荡，不是跟一伙游闲子弟联伙斗赌，便是钻那些风骚女人的绣台楼阁。而且又缺心眼，只要哪个女人给他丢个媚眼，他便分不清东西南北，衣服裤子让人给扒光也不知道了。

过了一会，金崑又试探着问他：“你还敢去么？”

他稍一迟疑，立刻又充起好汉来，“怎么不敢！”并抬脚要走的样子。“那女子精灵，窗子里张了网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要找把刀子才好。”

金崑暗暗吃惊：这个色鬼，要是再用话激他一下，他非去冒险不可。他鄙夷地向他挥挥手。

“带刀夜入民宅，强奸、抢劫、杀人，条条罪俱全，你有几个脑袋？”

这位杂货铺的少老板，风流俊秀，虽然还只19岁，但世态人情均已谙熟。他在上海读书，又见过世面，自然不是戈秀峰可以相攀比的。对于乔家女子，两年前他就有了那个意思。前天，他从上海回来，刚踏上镇南的桥头，不想那女子正挑帘外看，两人眼光相对，她嫣然一笑，那白如珠贝的牙齿间吐出一声微带惊喜的问候：“你回来了？”那声音清脆婉转，比他在大世界听小艳红唱《四季美人》还悦耳动听。他仰头站在那里，呆呆地望着她笑，竟忘了答话。

回到家，这一幕总在他脑子里显现，赶不开，挥不走。两年前他生出那个意思，是看了小姣踢毽子的样子好看，觉得可爱。这回这一见，他觉得小姣简直是凌波仙子下凡，世间少有。他甚至暗暗下了决心，非要娶他做妻子不可。

第二天，他哪儿也没去，单只上乔纸马铺来了，恰巧乔小姣走到门首，两人相对，她仍是那么嫣然含笑。

“上海大吗？”

“大，好大。”

“比我们双水镇呢？”

“起码大一百倍。”

“呵，这么大，那可找不到边了。”

他问她：“你不想到上海玩玩？”

她笑笑，露出的小白牙闪闪发光。“听说女子不好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有人拐骗。”

“不怕。”他给她打保险。“我陪着你，什么难事也没有。”

隔一会他又悄声地问：“等有机会我带你去，好吗？”

她低下头，用那好看脚，无意识地轻轻踢那石板地面，那样子，仿佛从头到脚，周身都显耀着柔情蜜意。他从里到外都热乎起来，简直都有点受不了了，要不是她父亲这时从街头走来，他差点要扑过去，抓住她那相握着放在肚腹上的两只小手了。

今天一早，他又跑到乔纸马铺，店门刚开，乔纸马匠蹲在门坎边抽水烟壶。他当然不便进去，便转到大坪，那墙上的窗帘垂着，没有一丝动静。他呆站了一会，过了南桥，转到河对岸，瞄着那窗口，来来去去地溜达。过了好一会，乔小姣终于在窗口露了面。

“你这么早到哪里去？”

她一见了，他总是先开口。

“不到哪去，玩玩。早晨外边风凉，空气也好。”他踮起脚跟问她：“你不下来走走？”

他看见她把头发披散下来，正在梳理。他鼓了鼓勇气，喊着：“小姣，我有话跟您说。”

她连忙摇头，拿着梳子惊慌地向后边指了指，大概怕被家里人听见。

他也急了，喊又喊不得，走又走不过去，真不知怎么才能把心里的话告诉她才好。他正急得没法，她却缩了回去，在窗口消失了。这时他才发现，他两只脚已经站在水里，裤管都湿一大截了。

夜晚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想把这个事跟父亲讲明，又怕父亲骂他没出息，中学刚毕业，就想老婆，大学还要不要上了？他实在难熬，便悄悄溜出门，信步又来到乔

纸马铺的后楼。那是乔小姣住的地方。他幻想出现奇迹，那乔小姣也和他一样，辗转不眠，趴在窗台上等他哩。

奇迹虽未出现，但他庆幸这一趟出来得好，要不然，那个欲火烧心的冒失鬼可要爬进房间里了。当然，乔小姣不一定会顺从他这头骚驴，可是让她受这场惊吓也是可怕的呵！他想着，这是不是自己真与那乔小姣前生有缘，月下老人的红丝早把两个人的心拴在一起了。他想什么，她能感应得到；她有了危难，自然也有神灵催他前来搭救。

想到这些，他觉得乔小姣是他的人，再不能容许旁人打她的坏主意。他板起冰冷的脸孔，问道：“秀峰，你这个事想不想让我宣扬出去？”

“不不，我的好贤弟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！”戈秀峰没想到金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更没想到他怎么又突然变了脸。

“你不要我宣扬出去可以，可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以后再不许偷爬乔小姣的窗户。听清了吗？”

他气急起来：“难道乔小姣乐意，我也不能去？”

“不能去。”他觉得这未免有些武断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她决不会同意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”

他见他仍不那么服帖，又说：“好，要是你不听我的劝告，闹出事来，打官司，上公堂，我作证。这事只要向外透一点风声，莫说乔家要找你的麻烦，就是你爹那一关也不好过，我看他不打断你的腿才怪。”

金崑这一吓唬，还真把个胆大妄为的戈秀峰给镇慑住了。他嘟哝着说：“我答应，都听你的。行了吧？”

桥头的豆腐店的门忽然吱呀一声，随即走出一个人来。他

们都十分吃惊，这么晚了，豆腐店的周老板还在送客哩。那走在街上的人，却是乔阿大。

戈秀峰见了，竟毫不避嫌地一掌拍在大腿上，埋怨金崑道：“嗨，你坏了我的好事。”又指着乔阿大远去的背影，“她爹不在家，我就是把那乔小姣搞得喊爹叫娘也没事！”他懊悔不迭。

桥下的草丛里一只青蛙忽然悲哀地叫起来，大概是被蛇咬着了。戈秀峰捡起一块石头，恨恨地向那草窠里扔去，随即转身走了，很有些气愤不平的样子。

青蛙停止了悲啼。是戈秀峰扔的石块击中了蛇，青蛙逃离了厄运，还是蛇把它吞下去了？

金崑望着这江月溶溶的夜空，想着今夜发生的一切，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。他似乎得着了什么，又似乎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茫然，如同这桥下的水流，飘浮旷野的雾蔼，抓不住，把握不着。

二

乔阿大走在石板路上，轻飘飘的，仿佛腾云驾雾一般。心里高兴，他想哼几句戏文，想了几段，都不适合今夜唱。他张了几次嘴，终于没有唱出来。

周吉良老婆做的菜真爽口够味，光是那碗腊八豆蒸腊鱼，就让他喝了好几盅酒。做豆腐的跟扎纸马的，比起做吃的手艺来，真是相差一大截。

他腾腾晃晃地从镇北走到镇南，叫开自家的门，还没容得他站稳身子，老婆就一顿臭骂，迎头泼来。

“抛尸浮河的，又在哪里灌马尿，连个家也不要了！”

“你嚎什么！”他瞪起血红两眼，但心里乐和，气不起来，竟笑道：“你妇人家懂什么，有好事、喜事。”

老婆撇撇嘴，“还不是哪里又死了人，要做道场了。挣得几个钱，人倒是累得死！”

他一口呸出来：“我骂你这扫帚星，没说一句吉利的话，好事都让你嚷得生霉了！”

他老婆更没好气，两手拍打着大腿哭叫起来，“家里都要遭劫了，小姣眼睛都哭肿了，你不闻不问，还回来骂人，没良心的呀……”

乔阿大听说女儿哭了，这才着了慌，酒也醒了一大半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老婆生气地用背向着他，不直接作答，只用眼睛望一望楼上。乔阿大明白她的意思，立刻上楼。小姣果然还在哭，见了父亲，似乎更伤心。

乔阿大看看房里的摆设，不见有什么异样，只是窗上的绳网有些紊乱，有人蹬踹过的痕迹。他心里似乎明白了一些，问小姣：“是哪个畜牲？”

小姣没有作声。她姆妈说：“你真问得怪，这夜深人静的，人都快吓死了，还敢去看他是哪一个，只怕你还想喊他进来喝杯茶哩！”

她姆妈的话没有讲对，其实小姣是看清了人，晓得是哪个。上半夜还热，她和平时一样，仍然开着窗子。她正睡得热乎乎的，忽然被一阵吭哧吭哧的声音惊醒。睁开眼一看，见窗上一个大黑影，顿时吓得昏瘫过去，哪里还喊得出声。她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鬼怪，后来又听到扯拉绳网的窸窣声，知